



呼伦贝尔史料

第三辑

呼盟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党史革命史编审



刘春同志（左一）回忆内蒙东部工作情况



方知达同志（中）回忆参加内蒙东部地区
革命工作情况



刘春同志



方知达同志（左一）和孔飞同志（右一）

AWT/1913/0202



苏荣扎布同志回忆



阿尔斯郎同志（右一）回忆在鄂温克旗工作的
情况



扎頓河遗址（七十四公里孙永祥帐房）



二十六号日本川奇组旧址

目 录

内蒙古东部工作情况

刘春回忆，赵松、刘伟立记录整理……………（1）

参加内蒙东部地区革命工作的回忆

方知达……………（11）

妇女支援抗联的情况

王明贵回忆，白桂兰、萨仁录音，赵松整理

……………（40）

我在呼伦贝尔盟工作的情况

郑北辰回忆，唐春山、鲁宝刚录音整理……………（51）

莫力达瓦旗的解放和土改工作概况

苏荣扎布回忆，刘伟立、赵松录音整理……………（55）

在鄂温克旗工作的情况

阿尔斯郎回忆，索清英、赵松、

刘伟立录音整理……………（65）

海拉尔苏联之友社始末

邓时成……………（80）

内蒙古东部工作情况

刘 春 回 忆

赵松 刘伟立记录整理

我是一九四六年快过新年的时候到海拉尔的，是到王爷庙去，路过海拉尔。那时我是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秘书长，去王爷庙和东蒙总分会负责人哈丰阿、联合会副主席博彦满都等商谈联合会第一次执委会全体会议的召开问题。这是联合会执委会主席乌兰夫同志在林西（冀热辽分局所在地，这时联合会准备从贝子庙转移到林东，靠近冀热辽分局）和我们商定的。在这次会上，准备讨论如何动员全体蒙族人民参加全国解放战争和内蒙古地区的民族自卫战争，以及如何开展自治运动问题。为此，乌兰夫同志决定派我和吉雅泰同志，一行三人，去和东蒙负责人商谈。这时正赶上从海拉尔来的一辆苏军中型吉普车，要回去。在冀热辽分局的安排下，我乘这辆中型吉普车出发了，司机是个白俄。出发时，穿的皮裤，皮大衣两层，外边羊皮，连夜走，吉普车还不错，没停火，沿着林东、锡林郭勒蒙古边境到阿尔山。阿尔山有一个东蒙总分会的办事处，对我们很热情，让我们洗了温泉澡，吃了罕达罕、鹿肉。我们从办事处得知东蒙的一些情

况：当时国民党进攻东北，离王爷庙很近了，兴安省工委五月成立，七月公布的。新成立的兴安省政府在扎兰屯，省政府主席是特木尔巴根。哈丰阿、博彦满都还在王爷庙，等等。在阿尔山休息了两天，就乘车到了海拉尔。那时，呼伦贝尔工委在海拉尔，见到了郑北辰同志，他是军代表，实际是对外的，和苏联取得联系。也见到了高锦明同志，他是工委委员，管具体工作，并做统战工作。那时，额尔钦巴图的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已经成立了。自治政府内部有各种势力，我们对各种势力搞统一战线工作。呼伦贝尔自治，自己管自己，兴安省工委管不着，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这里也没有分支机构。我记得高锦明同志介绍情况时，没有介绍联合会分会情况。这个自治政府，是苏军撤退前成立的，可能是当时苏联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形势看不清楚，所以急急忙忙在海拉尔搞一个地方自治政府，准备留一个缓冲地带。

我在海拉尔呆了三天，然后到扎兰屯，见到特木尔巴根、克力更、朱子休和夏辅仁同志，朱子休同志是军代表。当时，纳文慕仁盟工委书记是克力更同志，夏辅仁同志是工委委员，也可能原打算由夏辅仁当书记，后来因为克力更同志到了扎兰屯，他是蒙古族，所以让他担任工委书记。具体工作还是夏辅仁同志做，夏辅仁同志和我们谈了情况。在那里呆了几天，又赶到齐齐哈尔，到西满分局见到李富春同志，富春同志主要谈了东北和东蒙的形势，说我们在东蒙还没站稳脚，任务还很艰巨，并给我指出了商谈中应注意的问题。谈到呼伦贝尔盟的情况时，他说克力更同志是蒙古族同志，所以让他管蒙古地方工作。还有军代表，在那里，主要是先把铁路工作搞好。西满分局没有料到我们绕道呼伦贝尔草

原，经海拉尔到齐齐哈尔。我们出发时也不知道从阿尔山到王爷庙可以乘火车到齐齐哈尔，更不知道西满分局在齐齐哈尔，所以多走了很长的路。

我们去王爷庙之前，西满分局通知了东蒙总分会。我到王爷庙正和哈丰阿、博彦满都等商谈如何召开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时候，接到了中央《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中央根据当时的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情况，认为内蒙古经过一年多的自治运动，条件已经成熟，所以决定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这个决定不是内蒙建议的，是中央做出决定的。这时，乌兰夫同志也从林东给我们发来了电报，说他要来王爷庙，讨论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问题。电报要求去中途接他。哈丰阿派了一支部队把乌兰夫同志及其他同志接到了王爷庙。从此，内蒙古党委和自治联合会的领导中心转移到王爷庙。

乌兰夫同志到王爷庙以后，东北局来电邀请乌兰夫、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乌力吉敖其尔、克力更和我去东北局研究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问题。到了哈尔滨，东北局的负责人高岗、林彪、罗荣桓等接见了我们，会议上起草的施政纲领、政府组织法以及商定的参议会和自治政府的选举名单，都是由东北局报中央批准的，乌兰夫任主席，哈丰阿任副主席，博彦满都任参议会议长。开完联合会执委会议，紧接着就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正要开会选举参议员时，有些人进行秘密活动，提出了“三不选”即不选青年人，不选汉族，不选延安来的老干部（除乌兰夫、奎壁同志以外都不选），他们另提出一个名单。这一情况，被一些蒙古族青年党员知道了，立即向党作了报告。我

们及时采取对策，向所有参加选举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一些进步青年作了具体部署，要求他们必须选举党提出的选举名单，既要保证所谓“三不选”的同志当选，又要保证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人当选。参加会议的青年人多，选举的结果，我们这些人都以一百六十多票当选了，他们失败了。博彦满都得票最少，刚达到当选票数。得票数和 he 相等的人还有三个人，按照当时规定，只能从四人中确定一人，否则就超过名额了。乌兰夫同志和我研究，提议由主席团开会决定当选人，报告大会通过，以保证博彦满都当选，可是哈丰阿却主张抽签，谁抽上签谁当选。把这问题提到主席团讨论时，博彦满都赞成抽签，多数成员也主张抽签，所以只好抽签。抽签结果是博彦满都抽中了。可是他那套“三不选”的诡计没有实现，很不满意，开完会到海拉尔去了。

人民代表会议选出的参议会，推选博彦满都为参议会议长，通过了“施政纲领”和政府组织法，接着，又在参议会上选举了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大会决定内蒙古首府设在王爷庙，将王爷庙的地名改为乌兰浩特（红色的城市）。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向党中央发了致敬电。后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来了贺电。在党的领导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是解决了内蒙古民族的区域自治问题，而且对全国各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是我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一个范例，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其影响是很大的。

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不久，哈丰阿、特木尔巴根、乌力吉敖其尔、朋斯克四人提出要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由人民革命党来领导内蒙古。本来“四·三”会议已决定人民革命

党解散，他们回到王爷庙也已宣布停止活动了，可是在这个时候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要乌兰夫同志召集会议讨论。开始，乌兰夫不同意，对他们说，这个问题在“四·三”会议上已经解决了，不要再讨论了。但他们执意要开，乌兰夫同志只好召集了一次党内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我和奎璧、吉雅泰同志以及他们四人。他们的理由是：①内蒙古社会状况和内地不同，没有工人阶级，只有农牧民，成立共产党没有阶级基础，所以，只能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②内蒙古和外蒙古不仅是一个民族，而且社会结构也相同，外蒙古是人民革命党领导的，所以内蒙古也只能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③内蒙古过去历史上就有过人民革命党（又称为内蒙古国民革命党或内蒙古国民党），为何现在不行呢？他们的这三条理由，是经过一番考虑提出的。我们据理驳斥了他们，指出他们把已经解决的问题重新提出来是错误的。我们指出：现在内蒙的城镇有了工业，有了产业工人，广大农村还有大量的雇佣劳动者，其中有蒙古族也有汉族。中国社会是一个整体，社会发展形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各民族的工人是整个中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各民族没有也不可能单独形成自己的无产阶级，内蒙古革命和中国革命分不开，是中国革命的组成部分，怎么能不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呢？这和外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苏联帮助下不同，据我们中国和内蒙古现实的情况，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和内蒙古民族解放斗争，没有成立人民革命党的必要。一九二五年成立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成立的群众组织，但被白云梯窃取了领导权，然后又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起来解散了人民革命党，从此内蒙古革命斗争

就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现在又要成立人民革命党来领导，怎么能行呢？这是完全不必要的，是错误的，是违背社会历史发展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民族解放斗争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就是证明，受到广大内蒙古各族人民衷心拥护，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违背内蒙古人民意愿的，他们是不能允许的。这样一说，他们显得没有理由了，于是哈丰阿又想出一个主意，他说，在内蒙古可以成立中国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可以接受中国共产党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但是中国共产党不在内蒙古建立各级组织和支部，也不发展党员，内蒙古地区的工作统一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来直接领导。对他的这个意见，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和接受。我说，这还不是换汤不换药？说要共产党领导就只能由共产党来领导，不能由两个党来领导，更不能由人民革命党领导。经过激烈的争论，双方的意见不能取得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报告中共中央，请中央决定。中央很快来了复电，决定内蒙古不成立人民革命党，成立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并由原内蒙古党委书记乌兰夫同志继任书记（我原任内蒙古党委委员，组织部长，一九四六年九月任副书记）。我们把中央的复电给他们几位看了，他们再没有说什么，以后没有再提这个问题，这场斗争就这样结束了。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宣布以后，习惯上仍叫内蒙古党委。后来，东北局决定撤销兴安省工委，全部工作移交内蒙古党委。兴安省工委对外称西满军区办事处，设在王爷庙。西满军区办事处先由张策同志负责，兴安省工委撤销后，改由我负责，以后也就撤销了。

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和在要不要再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

党的争论，是他们为了争得领导权，而和我们进行斗争的继续。东北局、西满分局指示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必须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教育青年，培养干部，改造军队，这样才有依靠，还要我们采取慎重缓进的方针。

我于一九四七年七、八月份下去了解土地改革情况。那时，纳文慕仁盟的工委书记已经是夏辅仁同志了。我到扎兰屯，听到他们汇报了，并研究了土改中的一些问题，阿荣旗、莫旗的土地改革基本搞完了，主要研究了布旗的土改如何搞法，它受阿荣旗、莫旗和东北的一些影响，“左”的风气很大，没考虑到城市工商业应该怎么办？我在时还好，离开后，就乱了一些，后来纠正了。夏辅仁同志的工作搞的还是稳的，搞那么大的土改运动，我们没有经验，从有利于解放战争出发，基本上是平稳的。总的来看，发动了群众，给农民分了土地，也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城市有一阵子搞“左”了。内蒙党委事先没提出防“左”，当时我没有看到这点，负一定责任。内蒙古地区（不包括昭、哲、锡、察各盟）在土改时，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恶霸，但比汉族地区还是少的。在反霸斗争、土地改革中，对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有意识地保护了。“文化大革命”中，内蒙古东部有一作家说，乌兰夫同志和我保护了哈丰阿。我们是保护了哈丰阿的父亲。

扎兰屯是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五师驻扎地，这一带的少数民族有蒙古族、达斡尔族，对达斡尔族的政策也和蒙古族一样对待的，那时强调贫下中农参军，我到部队中搞过诉苦运动，达斡尔族人多，诉苦会开得较好。鄂嫩日图在斗争中表现一般，算是跟着走过来了。

兴安盟是内蒙古党委所在地，乌兰夫同志常去视察，我也经常去看一看。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内蒙古党委还召开了兴安盟群众工作会议，讨论土改问题。

我到呼伦贝尔了解情况时，正赶上那里搞互助运动，就是牧主拿出一部分牲畜交牧工放牧，收获的仔畜按比例分成，牧主牧工两利。那时南边土改的风也刮到呼伦贝尔牧区来了。海拉尔的市民组织了工会，给一部分城市贫农分了一些土地、房子。

呼伦贝尔的一些有牲畜的人，包括额尔钦巴图等上层人士在内，专为此事来找我们，他们的意见是牧工牧主“四六”开或“三七”开都可以，只要求不要斗争。我们也不愿意搞乱，但对牧区怎么搞？还没有拿出一套办法来。

当时东北地区正在进行土改，而我们内蒙古地区由于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还要培养干部，改造军队，一直没有来得及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后来靠近黑龙江省、嫩江省和辽西省的农业区，蒙汉农民自发起来，强烈要求搞土改，有的地方还动起来了，消息传到了牧区。我们在内蒙古党委会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向东北局作了汇报。东北局指示乌兰夫同志和我到哈尔滨去研究这个问题，并由我起草了一个内蒙古农业区土地改革补充办法，经过东北局审查，原则上同意。这个补充办法，根据内蒙古农业区土地关系的特点和民族关系的特点，规定了处理民族关系的具体原则，对内蒙古土改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如在斗争恶霸地主方面，蒙族地主，由蒙族自己去斗；汉族地主，由汉族自己去斗，防止发生民族纠纷。分配土地时，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农业区的户口地，中小地主一般不动，富农一律不动，半农半牧区，

小地主富农的土地不动，汉族农民和蒙族农民分同样的土地，但是允许蒙族农民多分一点，等等。这个补充办法没公布，但是执行了。实际上是做在前边，规定在后面。

一九四八年元旦，为了动员全区人民进行土改，乌兰夫同志同我商量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提出了“农业区要消灭封建”，“牧业区也要消灭封建”的口号。这篇社论是我起草的，后面这句话是乌兰夫同志在审阅时加的。当时的意思是先在农业区进行土改，牧区和农业区的情况不同，所以要有区别地进行，但也要改革，这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下面对社论精神理解上有偏差，有些牧区，半农半牧区就发动起来了。那时传得很快，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昭乌达盟也动起来，开始分牲畜，分土地了，只有呼伦贝尔盟请示内蒙党委后没有动。兴安盟和纳文慕仁盟的牧区改革比较稳，没有出什么大问题，只是纳盟在城市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锡盟、察盟和昭盟牧区，由于离内蒙古领导中心较远，加上掌握政策不严，在改革中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向，把不该斗的也斗了，不该分的也分了，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我是搞土改的，没有防“左”措施，是应由我负责的。当时高岗去热河视察工作，在昭盟等地走了一遍，回到东北局，又听到中长铁路的反映，特向内蒙古党委发来电报，说扎兰屯连牛乳都买不到了，牧区问题也很大，赶快派人去检查。后来蒙古也来电报说锡、察盟搞乱了。内蒙古党委根据这个情况，立即宣布牧区一律不动。

当时呼伦贝尔没有分牲畜，但还是动了一点，多数是白俄的牧场。在民主改革中有个“牧者有其畜”的提法，仔细想就有问题了，怎么有其畜呢？耕者有其田是要分田，是不是

要分牲畜呢？这就是为什么牧区未经决定就很快动起来的原因。牧区不分群，合群放牧，这点是明确提出过的，陈巴尔虎旗胡和勒泰组织互助组，搞得比较好，他当了牧业劳动模范。呼伦贝尔牧区是比较稳的。

在哈尔滨开内蒙高干会，宣布牧区不动时，乌兰夫同志就提出了牧区的政策，即“牧工牧主两利、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政策。

博彦满都在王爷庙搞“三不选”失败以后，回到海拉尔散布不满言论，一伙有了政治觉悟的青年自发地起来要批判，我到海拉尔时，青年人要找他开会，批判他的错误，我说不行，他是参议长，不能斗。博彦满都见势不妙，要我立即带他回乌兰浩特，说他在这里住不下去了，我给乌兰夫同志发去电报请示，他同意，我就和博彦满都一起到了乌兰浩特。路过扎兰屯，那里的青年听到消息，拥到车站来抓他，由于我们做工作，青年们才没有把他抓起来。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后，我们就讨论了撤销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的问题，青年们是进步的，同意撤销呼伦贝尔自治政府。我和乌兰夫同志认为，呼伦贝尔过去设地方自治，是在当时条件下发生的，现在有内蒙古自治区了，应统一起来。为此，乌兰夫同志和我在东北局谈了这个问题。高岗同意撤销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说应该统一起来，让我们去找苏联驻哈尔滨的总领事去谈谈。于是，我和乌兰夫同志找苏联总领事谈了取消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问题，翻译是东北局的姓芦的女同志。我们说内蒙古已成立了统一的自治政府，蒙古族是一个民族，呼伦贝尔是内蒙古的一部分，应撤销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这个自治政府是在内蒙

古自治政府没成立前成立的，现在没必要再搞地方自治了。苏联总领事表示同意，他建议对政府的人员要安排好，包括郭文通，他虽是伪满少将，但给苏联搞过情报，他们要保护他。我们答应了。大概是苏联总领事通知了呼伦贝尔，所以乌兰夫同志邀请额尔钦巴图来王爷庙时，他和几个人很快就来了。乌兰夫同志找额尔钦巴图等人谈话（我也参加了），说明撤销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呼伦贝尔盟统一归内蒙古自治区领导，并成立盟政府，额尔钦巴图仍然当盟长，其他的人也都安排工作。他们同意了，回去后就撤销了自治政府，组建盟政府。那时呼伦贝尔一带，出现好多派别，各有一套主张，牵扯不少人，别的地方也有。后来开展一条心运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了是非，统一了认识，解散了各种派别，实现了党对呼伦贝尔盟的统一领导。

一九八四年四月七日记 录 84年5月30日整理

参加内蒙古东部地区革命工作的回忆

方 知 达

一九四六年初至一九四九年秋，我曾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工作。现将这一段个人经历，就自己能够回忆起来的，写成材料，聊供热心研究内蒙古革命史的同志一点参考。鉴于事隔四十年来，有若干细节，说法不尽一致。虽想力求做到符合